

我又梦见了你

王蒙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北京，祖籍河北南皮。少年時代參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入地下黨。一九五三年開始寫作。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反右中受到不公正待遇，關筆二十余年。一九七八年復出文壇，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國際筆會中國中心副會長。主要作品有《青春萬歲》、《组织部新來的年輕人》、《活動變人形》、《王蒙小說報告文學選》等，並著有詩、散文、評論集及創作論。多次榮獲國際國內文學獎。作品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

我又梦见了你

夢見

五

華 夏 出 版 社
HUAYI PUBLISHING HOUSE

京新登字 124 号

我又梦见了你

著 者：王 蒙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北京市朝阳门内南
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印刷者：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9.625

字 数：17.6 千字

版 次：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10000 册

书 号：ISBN7-80039-544-8 / I · 226

定 价：6.50 元

出版说明

4
1
1

改革开放以来，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以勃发的创作热情，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讴歌时代精神，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我社将出版《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该套丛书均选收中、短篇小说，每位作家一集，每集约十五万——十八万字。面向大陆及台、港、澳、海外华人读者。

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包括台、港、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

华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

序

夏衍

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一是五四之后，二是三十年

代中期，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写出了数量可观，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文学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时代变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感情、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有所探索，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到现在，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三年，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显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有两点是可

以肯定的，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举例说，今年三十岁的青年，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这是“三年困难”开始好转的一年，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岁到十六岁，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他们才十八岁，按此标准，今年五十岁的人，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由于此，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还不能象前辈作家——茅盾、老舍那样成熟，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乃至越轨，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因为，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初级阶段”。

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但不应该求全责备，拔苗助长。人们需要严师，也需要益友，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前进，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仓皇失措。由于此，我认为出一套丛书，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是很有益处的。

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我的朋友，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有些作品我看过，当然，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要通读全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因此，写一点感想，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

有 些 话

一些话我想对你说，
始终没有说出，
那就不说也罢。

一些信我曾想写给你，
始终没有寄出，
那就不寄也罢。

我有一些眼泪，
始终不想流出。不！
也许它们会变成诗和
小说，让你惦记让他
猜测不已。那就
惦记和猜测去吧。

作者手迹

第 页

有些话 ~~我前会~~

一些话我早就对你说，

始终没有说出，

那就不说也罢。

一些信我常想写给你，

始终没有寄出，

那就不寄也罢。

我有一些眼泪，

始终不想流出。不，

也许它们会变成诗和

小说，让你铭记在他

~~记忆里~~ ~~不~~。那就

铭记在 ~~不~~ 吧。

清洲书

(1991年6月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
编 委 会

主 编：孙 波

副主编：杜建业 金丽红

编 委：孙 波 杜建业
金丽红 黎 波
曹华益



作者近照

王 蒙

目 录

序	夏衍 (1)
有些话 (作者的话)	(5)
初春回旋曲	(1)
神鸟	(10)
纸海钩沉	(19)
坚硬的稀粥	(35)
我又梦见了你	(58)
阿咪的故事	(66)
现场直播	(76)
话、话、话	(88)

济南 (94)

欲读斋志异

讲演术 (103)

灵气 (107)

摩光尼国轶事 (112)

孝子 (115)

奇才谱 (118)

马小六 (121)

良缘 (124)

无底先生 (127)

室内乐三章

晚霞 (129)

诗意 (135)

D小调谐谑曲 (140)

蜘蛛 (145)

翻译小说四篇

自我矫治 (美) 约翰·契佛原著 (242)

恋歌 (美) 约翰·契佛原著 (257)

天鹅 (新西兰) 詹·傅瑞姆著 (279)

天地之间 (新西兰) 帕·格里斯著 (288)

初春回旋曲

那天晚上的火锅吃得很不成功。木炭有火却没有足够的热。肉片在始终没有大开的水里浸置，然后生硬地嚼下，然后我们一起出门。冬月把巷子的土地照得光滑，我们小心翼翼地去看一位老友。老友因为年长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有点怨气，更有点悲哀。记得吧，那位一生耿直勤恳的老首长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从早到晚只剩下了吸烟，他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地吸“大重九”。之后他得了癌，现在住在肿瘤医院。那天晚上的电视象任何一天一样庸俗，不是广告就是三等歌星。有的电视新闻也快要成为变相的广告了，你花钱给记者摄像师请客送礼，他才给你拍。

从老友那儿踏着惨白清冷的月光回来我们就喝茶。就想我们也都老了。就想从前多么热情多么青春多么怜惜，忽

然我说，可惜的是六十年代写的一部小说稿子丢掉了。你问：“是吗？”

我向你叙述小说的梗概。你怎么会忘了呢？写一个年轻人，在工会办的图书馆当管理员。有一个姑娘每天晚上到图书馆阅书。有政治书、文学书和技术书。她爱读的也是他爱读的。姑娘很美，可能有长长的辫子，有黑的与深不见底却又映照着世界光亮的眼睛。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描写的了，可能写到了清水潭，反正二十七年以前我的文笔在描写一个姑娘的肖像的时候肯定比现在强。那时候我精通现实主义，注重细节描写，叫作“栩栩如生”。用外行内行白痴一起嗡嗡的话说就是那时候的感觉好。后来那些神秘而又细微的感觉就随着汗水蒸发了。

你问：“后来呢？”

你还跟从前一样，虽然有白的鬓发。那个姑娘常常对小伙子现出笑容，就象珠海特区宾馆的小姐对顾客的笑容一样。特区小姐微笑得少了就会扣奖金乃至被炒鱿鱼。她们每笑一次大概可以统计出来，后面有一分还是两分、人民币还是港币的报酬。在工会图书馆读书的可能留了长辫子的姑娘只要和小伙子对上目光就会微微一笑，这实在已经算不上现时的我这个作家的审美理想。现时我倾向于认为，美丽的姑娘应该节制自己的微笑，不用虚假的温柔点缀坚硬的人生。

你说：“别插嘴……”

我很感动，你还能耐心听我讲六十年代初期的并未发

生过的往事。

那篇小说并没有发表出来。因为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新港》的编辑给我写退稿信说：“因稿挤，尊稿不拟采用了。”我们便又沉默了。

如果从阶级斗争的旋律来构思这篇小说呢？我会不会写一篇类似《夺印》的小说呢？小伙子等待姑娘前来研究发现的敌情：有一位图书馆的常客是恶霸地主的后代，他带来了无线电台还是变天账？最好姑娘本身就是个特务、间谍，她的微笑是美人计，而小伙子是编外的侦察员……六十年代时兴写“编外”豪杰，写一个理发师修复了一架飞机，一个售票员医好了乘客的前列腺炎，一个卖菜大姐发现了一颗行星。

而所有这些都已经过时了。现在人们最爱唱的歌是《一无所有》。没有图书，没有辫子和黑眼珠，也没有敌情。连特务也没有了。其实六十年代初期惊魂未定的我的这篇小说稿，受的是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纳吉宾的影响。不知道后来的舒克申是不是也这样写作。一九八三年铁凝为了舒克申几乎对张炜发起火来，在涿县，因为停电烧不成暖气，食堂免费招待白酒。初春虽然冷却很诱人，小伙子在工会图书馆等候一个不为外汇券而微笑的姑娘，当然也是在一个初春的夜，许久以前的事。

现在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完全换一个写法呢？象说的那样，回到“肉”上去？我问。一个刚刚把自己的爸爸推